

民族文化研究

# 种族繁衍:花瑶宗教观念和信仰的核心理念\*

禹明华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花瑶民族的宗教观念与宗教信仰中,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支仅有数千人之众且不断迁徙的民族,种族繁衍自然就成为花瑶宗教观念和信仰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花瑶;宗教观念;种族繁衍

**中图分类号:**B933;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3-0018-04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0606021B)

**作者简介:**禹明华(1969-),女,湖南隆回人,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旅游系主任,副教授。

“瑶族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迁徙性。”<sup>[1](P52)</sup>花瑶也不例外。由于种种原因,花瑶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举族大迁徙。在这些定居与大迁徙交错进行的漫长岁月里,花瑶人经受了数不清的苦难,也多次濒临灭族的危险。但是,他们却始终守着先民流传下来的规矩与习俗:古老神秘的巫术,钉铜、口耳相传的古老瑶歌,夜讪、开放与保守并重的外婚制度、扮演着习惯法角色的“石牌律”……这些规矩与习俗,经过无数代人的消化与沉淀,已经内化为记录这一民族发展历程并贯穿于他们日常生活的特殊的民族符号,印上了花瑶人独特的民族印记。如同其他民族一样,在这些规矩与习俗里,花瑶人所持有的宗教观念与宗教信仰,左右着他们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眼光,影响着他们处理人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方式。这些观念与信仰中,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而且作为一支仅有数千人之众且不断迁徙的民族,种族繁衍自然而然地成为花瑶宗教观念和信仰的核心理念。

## 一、自然崇拜

自古以来,瑶族大多居住于崇山峻岭之间。有关“花瑶”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唐初姚思廉的《梁书·张赞传》:“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不宾服。”<sup>[2]</sup>在历史上,为了躲避汉族官兵的驱逐和杀戮,花瑶民族的生活区域基本上一直处于远离文明社会、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之中。“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是他们在选择生活区域时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花瑶现在定居的隆回县西北的虎形山、小沙江等地,在一百多年前都是深山老林,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常有野兽出没。在维持生存,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花瑶既不得不依赖于自然所提供给他们资源,同时又不得不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其生产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无不受到自然条件的深刻影响。在与自然环境密切联系的漫长岁月里,花瑶逐渐抽象出对自然的理解和看法,赋予了自然以人的品性和特征,并塑造出了自然界中他们所崇拜的各种神灵。“万物有灵观念”构成了花瑶人自然崇拜的起源和最初的宗教

\* 收稿日期:2010-04-02

形式。<sup>[3]</sup>

花瑶人的自然崇拜并没有囊括自然界的所有事物,而是受自己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主要集中在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几个方面。由于花瑶民族生存的区域多属深山密林,“狩猎”作为他们最为重要的生存方式与生产形态,长期以来一直在他们的生活资料的获得方式上占据重要地位,使得他们与“大山”的联系极为紧密,并对他们宗教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梅山神”是花瑶民族极为信奉的一位神灵,掌管着能够为他们提供充足猎物的大山,带给他们生存所需要的自然环境和各种食物。因此,花瑶民族普遍地拜祭这一神灵,而且自称“梅山神”的子孙。在那些靠打猎为生的人家中,梅山神更是受到特别的尊奉。梅山神分为“上峒梅山”、“中峒梅山”、“下峒梅山”三类,分别负责“盘山打猎”、“饲养鸡鸭”、“下河捞鱼”三类事务。花瑶民族由于居住在深山密林中,一般只信奉“上峒梅山”。

“上峒梅山”通常会被雕刻成头朝下脚朝上、只有五六寸高的小人像,一般不供奉在神龛上,而是在屋前或屋后的某棵树上特别掏出一个洞,养在洞中。养了梅山神后,猎人出发前,要先在梅山神像前烧香祈求保佑;打猎归来,也要首先将所获猎物的头和四爪放在神像前供奉。养梅山神是秘密的,主人很少向外宣扬,而且也不能无限制地索要猎物,因为花瑶人认为梅山神不喜欢贪婪和无节制的人。

梅山神虽然可以养在家中,但由于这一神灵要掌管整个瑶山,其居所飘忽不定,因此花瑶民族普遍相信大山中的古树就是梅山神所拥有的灵性的象征,有些地方将古树直接称为“梅山树”。古树象征着梅山神,也就是花瑶民族祖祖辈辈赖以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源的神圣代表。花瑶民族以拜祭古树来寄托对梅山神的崇拜和祭祀,对古树的崇拜构成了花瑶人自然崇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花瑶人面对梅山神的化身——古树,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与不敬。在花瑶人看来,树木越是古老,就越有灵性。因此,孩子出生后,父母往往会带孩子去祭拜古树,并将古树认作孩子的寄父母,以祈求保佑孩子平安成长。花瑶人还常会在古树上缠上红布,以驱鬼辟邪。

弗雷泽认为,宗教“指的是被认为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类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和抚慰。这样说来,宗教包括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就是:对

超人力量的信仰,以及讨其欢心、使其息怒的种种企图。这两者中,显然信仰在先,因为必须相信神的存在才会想要取悦于神。但这种信仰如不导致相应的行动,那它仍然不是宗教而只是神学。……若只有行动却排除了一切宗教信仰,那也不是宗教……因而信仰与实践,或者用神学的语言说即道和行,同样都是宗教的基础,二者缺一不可。”<sup>[4]</sup>(P77-78)

从这个意义上看,花瑶民族这种相信神灵的存在并供奉祭品以祈求神灵保佑的做法正好体现了宗教的两大基础所在,并由此与弗雷泽认为的“纯粹巫术活动”有了明显的区分。

当然,花瑶民族对古树的崇拜还源自一种观念——古树标志着村落的风水和祖宗的龙脉所在。这些树大多生长在花瑶人祖坟和村落的水口处,因此也叫“水口树”。这些树是绝对不能砍伐的,否则会坏了风水、断了龙脉、甚至绝子绝孙。这是花瑶人一直持守的禁令和习俗,即使在50年代全民动员大炼钢的岁月,瑶山的古树虽有破坏,但没有整体范围的灭顶之灾,这得益于花瑶人自发组织的“保树运动”。“保树运动”深刻体现出古树崇拜在花瑶人思维观念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花瑶人对古树的崇拜还表现在他们对房屋梁木的重视上,要经过选梁、偷梁、祭梁、升梁四程序。在花瑶人看来,这个过程实际上能够将树木的灵性带到家中,从而保证家庭和睦、人丁旺盛。

无论是花瑶人奉梅山神为神祉,还是将古树当作风水与龙脉的象征,无论是对破坏古树的严厉处罚,还是在选择房梁上的规矩与大费心思,都可以得出:花瑶人对自然的崇拜,无一不是围绕着民族“种族繁衍”问题进行的。实际上,在花瑶人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人丁兴旺、种族繁衍更能激发这一民族的凝聚力和使命感的了。

## 二、图腾崇拜

图腾本意为“他是我亲戚”。“从形式上看,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没有什么不一样。但从内容上看,两者则大不一样:自然崇拜所崇拜的是自然神,其实质是自然对象的性质与功能;而图腾崇拜所崇拜的是一种社会神,即人们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反映的是原始时期人们的血缘关系。”<sup>[5]</sup>图腾崇拜是一种原始的宗教形式,“是宗教表现的最初的、普遍的形式,是将神灵的观念和社会的观念合为一体的一种手段。”<sup>[6]</sup>(P157-158)

瑶族的许多分支信奉“盘瓠”为本族的图腾。

虽然花瑶民族中也流传着一个关于狗的传说,并且对狗持有很高敬意,但是花瑶民族不信奉“盘瓠”,也不过盘王节,而是对瓜类持有特殊的信仰和深厚的感情。

在关于花瑶民族的始祖起源的传说中,流传最广的是:在洪荒年代,所有的生灵都被水淹死了,唯有兄妹二人抱着白瓜漂浮至天庭存活下来。为繁衍后代,哥哥提出与妹妹成婚,遭到妹妹反对,哥哥遂提出用推石磨来检测神意,如果两半石磨滚下山合二为一那就是神要他们结合的旨意。两半石磨滚下山果然合二为一,兄妹遂结为夫妇。三年后,妹妹怀孕产下一个白瓜,哥哥非常生气,将白瓜拿到河边砸开,结果从中掉出许多白瓜子,一沾水都变成了人。哥哥连忙捧起白瓜子撒向背后的大山,但还是有一些瓜子随河水流走,最后漂到河边的平地上。那些撒向大山的就是瑶族,而落在平地的则是汉族。

从花瑶民族始祖起源的传说可以看出,花瑶民族普遍认为他们的始祖是从瓜类中生出来的。在花瑶人心中,他们与瓜类拥有明显的血缘关系。在大多数人类学家看来,图腾崇拜的本质是某一类群体相信他们与某种动植物存在血亲关系。花瑶民族源自瓜类这一观念,显然具备了图腾崇拜的性质。“图腾作为崇拜对象,主要的不在于它的自然形象本身,而在于它所体现的血缘关系。图腾崇拜的意义在于确认氏族成员在血缘上的同一性……”<sup>[7](P10)</sup>对于花瑶人而言,正是对瓜类的特殊的信仰与尊奉将他们与其他民族明确地区分开来,成为了自己民族的鲜明象征。

“图腾崇拜是半社会——半迷信的一种制度,它在古代和现代的野蛮人中最为普遍。根据这种制度,部落或公社被分成若干个群体或氏族,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与共同尊奉的某种自然现象——通常是动物或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被称为氏族的图腾,每一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尊敬。这种对图腾的尊敬往往被解释为一种信仰,按照这种信仰,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是图腾的亲属,甚至是后代,这就是图腾制度的信仰方面。至于这一制度的社会方面,它表示在禁止同一氏族成员之间的通婚,因此,他们必须在别的氏族中寻找妻子与丈夫。”<sup>[8](P21)</sup>但是在花瑶民族这里,情况却有所不同,多年以来,为了确保种族繁衍的顺利进行并保证本民族的纯洁性,花瑶民族一直保持着严格的

族内通婚制度,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当地汉族)绝不通婚,否则会遭受沉塘、火烧等严厉处罚。在花瑶民族看来,尽管他们都来源于同一祖先,但很有可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只有在同一姓氏之间才具有更强的血缘关系。因此,在婚姻问题上,他们既保持着严格的族内通婚制度,同时也坚决地执行者“同姓不婚”的规定。

也许相对于许多原始的部落而言,花瑶人的图腾观并非是最原始、最纯粹的图腾观,但是,无论是从种族的起源,还是从生命延续的本体性意义,以及保持种族的团结性和凝聚力而言,白瓜以及围绕其产生的禁忌,对于花瑶人来说,都具备了图腾的意义,起到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维持和促进种族繁衍的作用。

### 三、鬼魂崇拜

鬼魂崇拜作为原始宗教的主要组成内容,是相对于落后民族建立在“灵魂不死”观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理解。“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sup>[9](P164)</sup>

在花瑶民族看来,人活着的时候,灵魂就居住在身体里面,主宰着人的一切思维和活动;当人死后,灵魂就脱离了身体,变成鬼四处游荡。一般来说,生性比较善良、生前好做善事、自然老死的人死后往往变成善鬼或神灵,与自然界的各种神灵居住在天上,它们不会轻易打扰活人的生活,而且在遥远的天空注视着人世的亲人,并在亲人有难时出面解救。而那些非正常死亡的人,由于不得善终,其灵魂更容易变成恶鬼作恶人间,诸如“伤亡鬼”、“豆子鬼”(年轻人死后变成的鬼,杀气最大)、“产难鬼”、“吊颈鬼”、“农药鬼”等。

而且,花瑶民族还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很快就游离出体外变成鬼,如果能迅速给其找到安身之所,它就变成善鬼,反之它就变成恶鬼留在人间作怪,甚至危害人的生命。因此,花瑶人特别看重人死之后的丧葬仪式,认为及时并且合乎规矩的安葬方式有助于灵魂的安置。花瑶丧葬仪式贯穿了一个非常突出的观念——灵魂不死。如他们对死者

生前衣物的及时焚烧、对浴尸水的处置、以及下葬前要抹平坟墓中的脚印,都明显体现出“灵魂游走”观念;而点“长明灯”、寿衣的繁多种类、“送卯”过程及其要实现的目的,处处包含着花瑶人“灵魂不死”的信仰。

#### 四、祖先崇拜

花瑶民族的鬼魂观念和对鬼魂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祖先崇拜的形成。在他们的观念中,一般而言,自己的祖先经过妥善的安置之后,都会变成善鬼,成为他们家庭的祖先神,在另一世界庇佑自己的子孙。因此,花瑶人不仅重视丧葬礼仪,而且重视死者下葬后的祭拜活动。特别是头三年的清明,要在族内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叫“挂新青”,三年后,仪式虽不如前隆重,但依然每年要进行,叫“挂老青”。除了在清明节前后要挂青外,在日常生活中,花瑶人也处处体现着祖先崇拜。花瑶人一般要将祖先的名字写在堂屋正中的神龛上予以供奉,神龛由于写着祖先名讳而变成了家庭中神圣的场所。花瑶人遇大事都要在神龛下面烧纸祭祀,征询祖先的意见,获得祖先的许可。

花瑶民族是一个贫穷的民族。由于居住环境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多种原因,花瑶人的经济状况一直出于相当地下水平,食不果腹对于他们来说是屡见不鲜的事。现在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相当多的花瑶人仍在为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而艰难度日。但是,无论从他们的丧葬仪式、挂青仪式,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祭祖活动,都表现得相当“阔绰”。如死者所穿的三色寿衣,请汉族工匠定制的上好棺木和墓碑,维持三年的挂新青和以后得年年持续的挂老青等等,这对于经济拮据的花瑶人来说,实在是一笔难以支付的巨大开支。但即便如此,花瑶人在妥善安置祖先亡魂并予以祭祀问题上却保持着相当广泛的共识:即绝不能吝啬。因为在他们

看来,祖先的魂灵在阴间是否过得舒适,取决于亡魂安置及祭祀活动的规格,从而保证他们对后世子孙的庇护。花瑶人这一观念,既体现出“祖先崇拜”在花瑶民族心理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与花瑶民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一样,都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种族繁衍昌盛。

总之,相对于比较成熟的宗教形态,花瑶民族的宗教信仰既没有产生明确的宗教教义,也没有形成清晰的神祇结构。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宗教信仰的文化与心理根源都源自一个非常世俗与功利化的目的:“种族繁衍”。对于花瑶这一只有数千人之众,且在历史上四处迁徙、生存空间狭小、生活环境恶劣的少数民族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种族不灭更为重要的了。而这一极具现实主义的目的和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宗教信仰不能形成超越性追求,只能停留在现实与世俗的阶段。

#### 参考文献:

- [1] 徐祖祥. 瑶族文化史[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 [2] [唐]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3] 中国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 中国百科全书: 哲学卷[M]. 上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 [4] [英] J·G·弗雷泽. 金枝[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 [5] 沈敏华, 程 栋. 图腾——奇异的原始文化[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 [6] [英] 菲奥纳·鲍伊. 宗教人类学导论[M]. 金 泽, 何其敏,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7] 沈敏华, 程 栋. 图腾——奇异的原始文化[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 [8] [英] J·G·弗雷泽. 家庭与氏族的起源//II·E·海通; 图腾崇拜[M]. 何亮星,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9] [英] J·G·弗雷泽. 金枝[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彭介忠)

### Tribal Multiplication: the Core of Huayao's Religious Belief

YU Ming-hua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Commerce,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Abstract:** Nature worship, totem worship, ghost worship and ancestor worship are the major parts in the Huayaos' (a branch of the Yao Nationality) religious belief, and the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thought. For a migrating tribe with only several thousand people, tribal multiplication makes the core of Huayao's religious belief.

**Key words:** Huayao(a branch of the Yao Nationality); religious belief; tribal multiplication